



阿爾達瑪斯基等著

神聖的人

時代出版社

神聖的人

阿爾達瑪斯基等著

時代出版社

820127



阿·馬·馬·馬·馬·馬

神聖的人

阿·馬·馬·馬·馬

人 的 聖 神

阿爾達瑪斯基等著 金 人譯

時 代 出 版 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Б Ардаматский и др

СВЯГЫЕ ЛЮДИ

內容提要

收集在這本冊子裏的是「在敵人的後方」、「神聖的人」等五篇小說。

「在敵人的後方」是一位戰地記者的日記，敘述蘇軍的一個部隊怎樣勇敢機智地突破德寇的軍重包圍，予敵人以慘重殺傷後回到自己主力方面的經過；「神聖的人」描寫蘇聯的一艘潛水艇怎樣光榮地犧牲在波羅的海海底的情形，從船上攝影師所拍攝的影片和船長的筆記裡，可以看到紅海軍在患難中的友愛互助和視死如歸的英勇氣概；「生與死」用書信的形式刻劃出一位戰士在對敵進攻前所表現的決心；「難事」描繪從敵佔區解放出來的人民的心情；「一幅地圖」敘述一位軍官對戰後重建工作的關懷和軍民間的友愛。

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

(北，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)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外文印刷廠印刷 外文印刷廠裝訂

1954年10月北京初版 1954年11月第1次印刷

開本 850×1143 1/32 印張 5-6/32

1—22,560冊 114千字

目次

在敵人的後方.....	A • 波里亞珂夫	一
神聖的人.....	Б • 阿爾達瑪斯基	二〇三
生與死.....	Б • 郭爾巴托夫	二四
難事.....	Н • 葉麥麗揚諾娃	三四
一幅地圖.....	Е • 伏洛比約夫	一四三

在敵人的後方

A·波里亞珂夫

六月二十七日

戰事發生五天了！我的祖國，我們的人民正在對希特勒匪徒從事保衛祖國的戰爭。是暴風雨般的事變。在六月二十七日，除了一些筆記簿上的零星片段以外，根本不能寫什麼長篇的記事。

戰地生活的變動和插話，反映出了本身的激烈性。不過戰鬥愈加激烈，我的記事簿上的斷片也就越短。

二十六日晨，我曾寫過：「林邊。三角形的高地。坦克車戰鬥。馬爾科夫打得非常頑強。」石楚卡說：『向他們的尾巴上壓迫。』」

這就是我在那一天所寫出的全部了。以後再也沒有動筆桿。直到今天晚上，我才獲得了開始寫日記的可能。

……現在，從希特勒匪徒侵入我們的土地時算起，已經過五天了，我是在西部特別軍區的一個據點遭逢到戰鬥的。我正在司令部內。戰鬥開始後幾點鐘，我和編輯部通過電話，他們立刻命令我以一個戰地專員的資格，出發到前綫去。當天晚上，一個臉盤很大、輪廓很清楚的人，一聽

到我到來的報告，便簡短地說道：

「噢，有什麼，和我們一同打仗吧。」他轉向參謀長，用命令的聲調說道：「通訊員和我們的軍隊在一起吧。」

我明白，會晤的「儀式」已經完結，現在可以從事工作了。

這五天內所發生的事情，我簡短地講述一下。

我們到邊境上去迎擊德國人。我們的前哨小隊不斷地戰鬥着。每天都要發生衝突，前哨戰。想和隊長談一次話，但是辦不到。從各方面看來，他是想把戰鬥的主動地位把握到自己手中。和參謀長談了一次話。目前的前哨戰，說明本區上的敵人並不準備大規模反抗。看來，加里茨基正在給他們準備「禮物」。

二十六日，我們的前衛部隊，和法西斯匪徒衝突起來了。這一天是不能忘掉的。在我眼前展開了一幕激烈的遭遇戰。法西斯的坦克車軍的一個縱隊，以第十九鐵甲師爲首，向我們壓迫上來了。加里茨基同志毅然地迎戰了：他急忙把全部力量參加戰鬥。我們的軍隊全部加入作戰，前面的戰綫展開了有三十公里闊。

形成鋼鐵一樣的法西斯匪徒向M城方面進攻了。我們作戰的任務是：不惜任何代價，阻止坦克車縱隊的進攻。每一個戰士，每一顆心中，都得到了命令：「一步不得後退！前進，向敵人迎去！」

……在我面前三十公里處，波波夫的砲兵連已經接近了白刃戰。砲隊位置在大路上，猛烈轟

擊。有三十輛坦克車的坦克車連衝上來了。

「連續發射！直接瞄準！」波波夫匆忙命令。大砲把他的命令聲掩沒了……

差不多有二十輛坦克車，一直向波波夫連橫衝過來。他們要掃蕩波波夫的陣地，波波夫要掃蕩它們。砲兵連的戰士裝上砲彈，頑強地打出去。

對坦克車的白刃戰剛剛結束，我立刻跑到戰士們處去。有幾個人受傷了，砲手加勒金陣亡了。其餘的戰士們都被煙薰得漆黑，被火烤得焦頭爛額，臉上都有乾了的血跡。大家都站在真正的坦克車墳墓中間。十八輛被焚毀的坦克車骸骨堆集在大砲中間。

「這是誰的工作，什麼人打下來多少？」我問波波夫。

上尉的眼睛不離開遠處的林邊，法西斯的坦克車會繼續從那兒跑出來的。他的黑黑的臉上，燃燒着戰鬥的激動。

「這是我們大家的工作，」波波夫也不轉身，回答說……

現在我正在記事簿上寫這幾行的時候，司令部中正在計算戰鬥的結果……擊毀法西斯的鐵甲車二十六輛，德國坦克車手死傷四百以上……希特勒匪徒一定會牢記住加里茨基的隊伍的！

這一次戰爭繼續了兩天。但是今天黃昏之前，情形改變了。沒有力量從正面向我們進攻的法西斯匪徒，開始實行迂迴進軍，從各方面向我們包圍。他們決定不在這兒和我們決戰，只向前衝去，以後再和我們算賬。

幾分鐘以前，敵人的飛機發下了傳單：「你們已被包圍。你們的環境已陷入絕境。快投降

吧。」傳單的背後印着我們被圍的圖形。

加里茨基注意地研究着德國人的圖樣。

「啊，有什麼，謝謝他們指給我們一條道路，」他安靜地說，立刻命令偵察大隊長石楚卡少校去偵察敵人的圖是否正確。

深夜。加里茨基把全部官長都召集來開會。

「我們已經處在敵人的後方了。」他的話音無情地響着。「現在應當照直地、坦白地把這情形告訴全體戰士。用不到驚慌！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要全體表現出自己的模範精神來……」

我們在敵人的後方了！我自己重複着這些字句，竭力想使自己對這種意外的消息習慣下來。

有月亮的夜。我向許多人的臉上看。砲兵團團長包羅金，眼睛注視着加里茨基。這個個性很強的人，用大砲把法西斯的坦克車縱隊打了一整天——他把破壞的車皮、車輪、洞穿的鐵甲堆成了山……他現在在想什麼？

巴秀珂夫的臉很安靜。這是一個很慎重的、有前見的隊長，他正在考慮着可能遭遇到的意外……石楚卡少校不能忍耐地發着火……他的偵察隊正在工作。我漸漸地安靜下來，而且堅信會平安無事的……和這些人在一道，根本用不到害怕什麼包圍的。

「我們忠實地爲我們的祖國戰鬥，」加里茨基繼續說，「難道叫我們自己真滅亡在該死的法西斯匪徒的包圍中嗎？」

「不能！」我們大家都同聲回答。

「請聽下去！我們要戰鬥着向一旁退去，和紅軍聯合起來。今天我們已經變成在敵後作戰的情勢了。從現在起，我們要用游擊戰的方法作戰了。我們每走一步都要向法西斯匪徒襲擊，不論是白晝，不論是夜間，都不能叫他們安靜，要殘酷地打！爲了這個目的必需……」

加里茨基一處又一處地把我們的新生活方法通知過去，後來我們就管它們叫「加里茨基法」。

無論誰也不許用「據說」這兩個字，只能用「親眼目睹」這四個字。要斷然地克服無益的空談和恐慌的傳聞。

對於口糧，大家平均分配。首先要使偵察隊和傷員吃飽。石楚卡特別歡喜這個辦法……

要節省子彈，只有在看到目的物，才准許瞄準發射！

如果夜間有人在露天中吸煙——槍斃！

……我們從掩蔽部內出來了。大家都覺得互相之間更親近了。

已經深夜了。樹林子喧鬧着。我躺在地上，面孔對着星空，好久不能入睡……

六月二十八日

我被一聲猛烈的轟隆聲驚醒。敵人的飛機來了。我藏在掩蔽部內。我們的高射砲驅逐着法西斯的偵察機，——看來，敵人的飛機並非偶然地在司令部上空盤旋。有人瞄準着它們……

黎明。日出的霞光透過樹林，發着粉紅色。

我又躺下去，但是現在已經被蚊子叮得不能睡了。手上和臉上滿被叮得腫了起來，還加上許

多搔傷。那些吸煙的人，可以用自捲煙的煙氣薰退蚊子。三個人坐在樹下……一個竭力地吸着，噴出濃厚的煙霧，另外兩個很舒適地呼吸着這種煙氣，因為煙草少……

許多人還在睡，把頭枕在木頭上，或者躺在高崗上。每個人都給自己選了一棵樹或一叢灌木作掩蔽。這就是房子：人在這兒睡，轟炸時候在這兒躲避，讀舊報紙。只有一個華依尼格維奇，找不到和他身材相等的樹——這個人是我們部隊中頂長頂高的人。人們常開他的玩笑：

「你在轟炸的時候可以全身站起來，不要動，從上面很難辨別出你是否是一棵樹。你自己便是松樹！」

夜間，搜索的巡邏兵回來了。石楚卡聽着報告。

「雄雞隊」——我們這樣玩笑着稱呼石楚卡少校的偵察營。這個營的任務：是向法西斯匪徒挑戰，用戰鬥方式發現他們的力量和武器的配備。石楚卡歡喜偷襲敵人的防地，用自己的坦克車砲造成喧鬧，捕獲些戰利品回家。石楚卡整天整夜地從事巡邏。在沒有得到成功之前，他連飯都不吃。

「我回來，可要吃一頓好飯。」

「一定，少校同志。我今天請你吃雞湯。」沙福蘭答應着。石楚卡笑了。

沙福蘭派三個炊事員到鄰村去尋覓食物。他把所有的罐頭食品都妥當地藏在樹林子裏，他以為，現在我們雖然是正規軍，但是一旦用游擊戰的方式從事戰鬥時，那末我們就得用這種方法獲取食物了。照他的意見，以為用現在所有的食物貯備來供給紅軍食用是不够的……自然，我們很

快就打破了沙福蘭的誤解。

石楚卡少校有報告了，說B站沒有德國人，可是有許多武器、彈藥、坦克車、燃料……應當趕快派一隊兵去搬運。在法西斯的眼皮下面，應當趕快把這一切東西運走。命令通訊連連長集諾維耶夫在運輸東西的時候，要保護和車站之間的通訊關係和秩序。

我想先按下不提搬運戰利品的事，回頭講講集諾維耶夫的家庭。

這個家庭——父親是軍事技師，母親是司令部的司機，一個兒子，才十四歲，叫安納托里，

——我們隊伍中對這個家庭老早就很熟悉了。戰爭剛一開始的時候，集諾維耶夫家的人——父親和母親——都以軍事人員的資格，隨軍出發到前方去了。在「家庭會議」上議決：請求司令部准許安納托里·集諾維耶夫也參加對德國法西斯匪徒進行的、神聖的衛國戰爭。司令官好久不肯答應。家庭又請求，並且證明安納托里在軍隊中，不僅不會成為累贅，而且會有益處。是的，他才十四歲！可是這是一個戰鬥的青年……安納托里是個鋼鐵一樣的青年戰士，他駕駛摩托車的技術很好，會騎腳踏車，他是一個優秀的通訊隊員……

經過一次簡短的「試驗」。放射來復槍，駕駛摩托車，建立通訊關係。安納托里考試的成績「優良」。

他也到前綫去了。

軍事技師集諾維耶夫委任戰士安納托里·集諾維耶夫，跟着向B站開去的隊伍，依照隊伍的活動路線，架設直通司令部的電綫。

巡邏隊報告過B站沒有法西斯匪徒的蹤跡，不過他們隨時都會出現的。我們的隊伍佔領了車站，工作沸騰起來了。我們從月台上把坦克車和運輸車運走，把汽油從貯油池中放出來。集諾維耶夫變成「站長」了，坐在電話機上，聽着被法西斯匪徒佔領了的鄰站的談話。

忽然敵人的飛機出現了。我們都藏到麥田中去。當參謀長回到車輛前時，發覺手錶失落了，便又到麥田中去找尋。這是一個對自己的東西戀戀不捨的人。

「可是等你找到錶的時候，腦袋就要丟掉了，」我惡狠狠地說。

參謀長不安了，揮了一下手，向正在卸載的火車奔去……這時我們之中有人想到利用昨天從德國坦克車上弄下來的信號旗了，因為這樣可以免遭空襲。我們立刻使用一面法西斯的信號旗遮在機車上，另一面鋪在車站頂上，第三面遮在燃料桶上。德國的偵察機降低下來，發現了熟識的信號，揮動翅膀，飛走了。轟炸機也飛走了。

我們在車站上佔領了五小時。彈藥箱和汽油桶用汽車裝載着，消逝在僻靜的樹林中了。

在第五個鐘點將完的時候，軍事技師集諾維耶夫和司令部通起電話來，告訴自己的妻：

「集諾維耶夫同志，請報告司令部，命令已經執行過。彈藥和汽油已經都運出了。其餘的東西都要破壞掉，車站和道路也都要破壞。還請感謝安納托里·集諾維耶夫和他的排，因為他們對於通訊關係保持得很好，始終不斷通話……」

當法西斯的轟炸機再飛到車站區來時，它們發現車站已經變成了煙霧迷天的廢墟。

參加工作的人，餓着肚皮回到自己的營地來，帶回了許多戰利品。但是沙福蘭答應的雞湯和

烤雞却沒有見到。而且連沙福蘭自己也不見面了。

巡邏員尼基佛洛夫上尉這時也帶着很多戰利品出現了。他在公路上完成了一次襲擊。尼基佛洛夫藏在路轉彎處的水溝內，忍耐地等候着。不久一輛德國的摩托車在公路上出現了。後來的事情，都和上尉預測到的一樣。摩托車司機停在路轉彎處，開始看起地圖來了。他的手中並沒有武器。這一定是巡邏員。上尉從溝中跳到路上，把手槍對準法西斯匪徒。

「舉手！」

德國人被意外弄得哆嗦了一下，連地圖也落掉了。

上尉把俘虜從摩托車上拖下來，縛住他的眼睛，領到一叢樹林中去。在我們的司令部中，從德國通訊兵的軍用袋內，發現了寶貴的文件，文件上指示着德國坦克車隊的活動路線。這些消息對於我們都是非常珍貴、有益處的。

依照「加里茨基法」，首先應當使最勇敢的巡邏隊吃一飽。但是我們簡直連沙福蘭藏的罐頭食品都找不到了。

忽然他出現了。沙福蘭不安地擺着手，說雞湯已經倒翻了。

「您這是幹什麼？您算是個什麼給養部長？」石楚卡恨恨地說。

「您算是一個什麼巡邏隊長，事前不能告訴我在這個村裏有法西斯匪徒！」沙福蘭發火了。

「他們跑出來向我們襲擊，把湯全都倒翻在地上了……」

「怎麼？在這個村子裏有法西斯匪徒？」石楚卡跳起來了。「人多嗎？」

石楚卡不見了，沙福蘭開始向我們講述起又好笑又好氣的事情來……沙福蘭正在靜靜地燒飯，炊事員們在三間屋子裏工作，煮啊，烤啊，由農民們熱心幫助着。中午時光，沙福蘭走到台階上，忽然發現一個法西斯的縱隊，乘着汽車和摩托車，向村中開來。他急忙奔回屋子去……農民把沙福蘭和炊事員們的衣服都改換過，又幫着他們把烤雞從村中搬出去，但是已經沒有湯了……

當石楚卡少校回來的時候，天已經黑了，他非常高興，眼睛炯炯發光，要求吃晚飯。
沙福蘭很莊嚴地給他端來一隻烤得很好的雞！

石楚卡吃起來了！這是一種很好的表示，少校一定獲得了大宗戰利品。

六月二十九日

從一清早起，就聽見了兩翼的砲聲。東方，在我們後面十五公里處，有一條一百公尺寬的河。
加里茨基命令，夜間秘密地向那兒移動，去幫助砲隊，把所有的彈藥、專門的機器——都擺渡到河對岸的樹林內。在河上準備好，要向德國人開戰。

在河上作戰，我知道，我們是會用一種巧妙的方法的。如果說我們沉到河底去了，那末無疑地，我們一定是騎在沉到水中去的希特勒匪徒的脖頸上。

……我的工作很重要。白晝我到野戰病院去，——這是我在參加芬蘭戰事時已經熟悉了的機關。那兒有七十個重傷的紅軍。其中的一半差不多都是在前兩天，從別的部隊中送到我們這兒來

的。

夜——地獄一樣：黑暗，落雨。地平綫上不斷地有火燄上升：閃光，砲彈爆炸。

分配出來運傷員的六十輛馬車，也不知滾到什麼地方去了。大概在樹林中迷失了路。

野戰病院位置在離大路旁邊二百公尺的林邊上。時間緊急了。我們決定：暫時把傷員放在路旁，如果沒有馬車來時，便把他們放在走過的汽車上，或者砲架上。

和我們一道有六個紅軍和兩個中級軍官——梅里尼珂夫和米進。不過他們也是受了輕傷的。他們是到醫院來包紮的，我立刻請求他們權充一下救護員。

孩子們很熱心地工作了起來。過了兩小時，我們把全部七十個受傷的人都從林中運到大路上來。救護員們因為疲倦也倒在傷員附近了，不過我說，他們是鷹，是英雄，人類中的新力量。我們開始把受傷的人向走過的汽車上搬運。

忽然加里茨基走來了。他立刻估計了一下環境，便迅速幫起我們的忙來。依照他的命令，有五輛汽車在這兒停下來，叫一部分預備隊下了車，搬下些東西來，然後再裝滿留在我身旁的傷員。

當全部傷員和救護員都走了之後，我一個人留在路上，加里茨基走到我面前來，愛撫地扶住我的肩膀……

我和隊長一起，坐上他的汽車到渡口去了。德國人老早就把我們退路截斷。一座巨大的羅鍋橋被飛機炸斷了。但是渡河工作依舊可以進行。一尊砲跟一尊砲，一輛汽車跟一輛汽車，用曳引

機或者馬拖着，沿着河底，走上了沒有危險的對岸。

巴石基洛夫上尉的工兵，在沒到頸脖子水中，或者騎在漂在水中的木排上工作。斧子用繩子拴在手腕上，——爲了在河中跌倒時不致落失在河中。工兵戰士們在轟炸的時候也不停止工作。時間是可貴的！

莫楚依斯基上尉的高射砲連掩護着渡河，每當空中發現敵機時，總要在天空組成一次火網。

保衛渡河的最困難的任務，即阻攔向河邊移動着的敵人的任務，是分配給烏克蘭部隊了，我們損失了十一個人，但是全部軍隊却都順利地渡過河來了。擊退敵人和救出輜重部隊的功勞是屬於另外一部小隊伍的……這是報紙隊伍！

戰地日報的編輯普萊特涅夫，隨着自己的兩輛大汽車到了渡口，一看還沒有輪到自己渡河的時候。

「這很好，我們還好把報紙印出來呢。」普萊特涅夫滿意地說。他的報紙的第一頁已經排好了，那上面印着法西斯損失的數字和蘇聯情報局的報告。

有人建議：單把第一頁散發給掩護部隊，這樣可以和傳單一樣。

一束報紙的傳單立刻就送到陣地上去了。但是戰士們沒有得到報紙。它被送到……德國人手中去了。當運送報紙的摩托車手到了前鋒軍駐紮的地方時，正好是敵人展開猛烈砲火的時候。

爆炸的波浪掀翻了我們的通訊摩托車。報紙都散落在路上了。風向各方吹它們，報紙的旋風